

覺出版

李詩的 生白

Coscenza di Zen

Italo Svevo 著 劉泗翰 譯

與卡夫卡、普魯斯特並駕齊驅的文學大師
喬伊斯唯一感興趣的義大利作家

義大利心理小說先驅享譽世界的代表作
記憶與欲望交織的文學經典

輔仁大學義大利文系系主任 康華倫
精神科醫師暨作家 王浩威 誠摯推薦

季 言 著 的
La coscienza d'arte
生 口 口

Italo Svevo 著 劉泗翰 譯

世紀的相遇——

喬伊斯和史維渥，以及《季諾的告白》

王浩威

年輕的喬伊斯攜隨著熱戀中的情人諾拉，也許是私奔，也許只是血液中奔馳許久的放逐慾望恰巧開啟，在二十世紀初的某一年，一起離開了都柏林。當時的喬伊斯不知是否可曾預料到，這一次的離開將是他後半生海外生涯的開始。雖然，他後來回去都柏林數次，停留的時間卻遠遠比不上幾個停留的城市，包括如今設有喬伊斯紀念館的蘇黎士，也包括名不見經傳的得里雅斯特（Trieste）。

得里雅斯特是義大利最東北的港市，幾乎就要進入前南斯拉夫之一的斯洛伐尼亞。在都柏林為貧窮所困的喬伊斯，原來是求職於海外，打算擔任英語教師來謀生，卻在幾番落空

後，不得不混亂的波拉港（Pola），勉強熬了半年，獲知得里雅斯特有教職缺，立刻奔往。後來連續定居得里雅斯特三次的喬伊斯，除了大兒子和大女兒在這裡誕生之外，《一位年輕藝術家的畫像》也是第一次定居時就已完成大部分的內容。此外，他在此結識了比他大二十一歲的史維渥。

父親是德國猶太人而母親是義大利人的這位小說家，原名艾特爾·史密茲，而筆名史維渥則是義大利和德國南部交界處地名施瓦本的譯音，象徵著他心靈上兩個名詞的成分。

遇見喬伊斯時，史維渥已經自費出版了兩本小說，然而發表後並未獲得文壇的任何反應。

一八九二年他出版小說《生命》，主角阿方索跟他後來作品的主角一樣，有著強烈的自傳色彩。他以介於自然主義與浪漫主義的風格，描述著這一位「無用的人」，彷彿擔心自己的一生將困在這座小城，擔任銀行職員這樣籍籍無名的工作，因為現代人生活的沉重而自殺。

這二部小說《韶光飛逝》於一八九八年出版。主角布倫塔諾是以寫小說為業餘嗜好的保險公司職員，「並不是出於雄心壯志，而是滿足自己的虛榮心」，第一部小說出版後，只能堆在倉庫發黃。雖然史維渥跟阿方索同樣是「無用的人」，然而《韶光飛逝》則是從心理描述出發。

現實生活裡，史維渥出版兩本小說後，失望地要「將筆永遠拋掉」，在一八九九年開始

到岳父的輪船油漆公司工作，因為業務上和英國海軍的往來而想學英文。而來到得里雅斯特擔任英語老師的喬伊斯，因為子女相繼出生而家計負擔沉重，不得不另外給私人授課，於是認識了大他二十一歲的學生史渥維。自然地，文學是他們共同的熱烈話題。當喬伊斯看完史維渥的兩本小說後，很有把握地對他說：「您是一位被忽略的小說家。」然而，史渥維的創作熱情已經開始冷卻，直到二十五年後，一九二三年時才又出版了《季諾的告白》。

這段時間內，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，史維渥任職的油漆公司結束營業。喬伊斯由於文壇地位確定，不用再擔心收入，開始定居在蘇黎士；而兩人仍然殷勤地通信。在此同時，史渥維大量閱讀佛洛伊德的著作，甚至還與人一起翻譯《夢的解析》。

《季諾的告白》還是敘述著一位「無用的人」，只不過這次是用辛辣諷刺的筆法，從精神分析切入。一九七五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孟塔爾（Eugenio Montale），曾經在年輕時盛讚史維渥（而非是在同一時代的皮藍德婁）是繼維爾加（Giovanni Verga，西西里島人）之後，最重要的義大利小說家，並認為他的三部小說是不可分割的三部曲，是同樣的主題用不同的手法寫三次。

史維渥將小說寄給喬伊斯，很快地在英國和法國的評論界引起了熱烈的回響。二十世紀初小布爾喬亞階級的精神危機，成為當時最傑出作家不約而同的焦點，包括愛爾蘭的喬伊斯、法國的普魯斯特及捷克的卡夫卡。史維渥處於南方的義大利，因為先知一般的敏銳，也在創作中呈現相同的探索。甚至事隔多年後，有好事者表示，喬伊斯的創作其實是大量剽竊

史維渥的未完成稿。這一件事當然永遠不得而知了。

終於獲得肯定的史維渥，生命卻如同小說一般戲劇性地急遽直下。一九二八年，他在回城的路途中，遇上一場暴雨，座車撞上了大樹，結果他重傷送醫不治死亡。重燃的文學熱情也因此永遠消逝。

（本文作者為精神科醫師暨作家）

季諾的告白

序說

世紀的相遇——喬伊斯和史維涅，以及《季諾的告白》

王浩威

序言

序說	I
第 1 章 導言	0 0 1
第 2 章 最後一支菸	0 0 7
第 3 章 父親之死	0 0 3
第 4 章 婚姻故事	0 7 3
第 5 章 妻子與情婦	1 8 3
第 6 章 生意夥伴	3 1 7
第 7 章 精神分析	4 6 3

序言

我是這本小說中有時候會被人提到的那位醫師，雖然講到我的時候用詞都不甚客氣，不過只要是對精神分析熟悉的人，多半都會知道我的病人究竟氣從何處來。

有關精神分析的事情，我不在此贅言，因為本書的其他篇幅已經講的夠多了。首先我必須道歉，因為我說服病人寫下這本自傳，學習精神分析的學生可能翻遍了筆記，也找不到這種非正統的作法。不過，我的病人年紀已經很大了，我希望藉由喚醒過去的回憶，能夠讓他生活回歸常軌，而寫自傳或許可以為這樣的治療，做好準備。直到現在，我仍然覺得這是一個好主意，因為這本自傳讓我看到了許多令人意想不到的結果，而且若不是病人在最有趣的時候突然放棄治療，使我對這些記憶所進行的長期和耐心的分析付諸東流，否則結果會更好。

於是我的報復行動就是將這些文字付梓，希望他也跟我一樣感到同樣地惱怒。然而，我也準備跟他一起分享這本書所帶來的利潤，前提是他也必須恢復治療。他似乎對自己也有濃厚

的興趣，但是他完全不知道，如果有人要分析他所寫的這一大堆真真假假的紀錄，會有什麼樣的驚喜出現在眼前。

S
醫師

1. 導言

看見了我的童年嗎？我和童年分手至今已經五十幾個年頭了，若不是有這麼多阻礙擋住了光線，或許我這雙遠視的老眼，還可以一眼看到童年往事。只不過在我和童年之間的這麼多年歲月，就像無法攀越的高山崇嶺阻隔其間，它們都是我生命中過去的歲月和短暫的時光。

醫師勸我不必回溯到這麼遙遠的往事，他說，即使是最最近發生的事，對他來說也有同樣的價值，更重要的是我的幻想和前一天晚上所做的夢。不過我做事情向來喜歡按部就班，所以我直接把醫師擺到一邊（反正他要離開得里雅斯特**1**一段時間），自己去買了心理分析的書來看，如此一來，我就可以從最原始的地方開始，讓醫師的工作輕鬆一點。書不難懂，但是很無趣。我在吃過午飯後，懶洋洋地躺在一張舒服的椅子上，手裡拿著紙筆，開始看書。但是只要我一坐下來，腦筋全部放鬆，書上的每一行字就彷彿消失在我眼前，我似乎可以看到我的思想跟自己分開了，看著思緒起起落落——那是它們唯一的動作——我抓起鉛筆，想

要提醒我的思緒：思想的責任就是闡明自己。這時候，我的眉頭立刻皺起來，一心想著拼湊出每個字的字母。現在的一切蜂擁而至，但是過去反而模糊不清。

昨天，我完全解放自我，結果卻陷入熟睡，除了精神為之一振之外，什麼也沒有體悟到。不過，我還是體驗了一種在睡夢中看到重要事物的感覺，可惜的是，醒過來之後，完全不記得夢的內容，它就此永遠消失了。

但是今天，手上這枝鉛筆可以讓我保持清醒。我在朦朧中看到某些奇怪的影像：蒸汽引擎冒著煙，爬上陡峭的山坡，後面還拖著無止境的車廂；它們似乎跟我的過去全然無關。這列火車是從何方來？又要往何方去？它是如何來到此地的呢？

我在半夢半醒之間想起了教科書上說過，這個方法可以喚起一個人最早的童年記憶，甚至是在襁褓中的記憶。這時，我馬上就看到個襁褓中的嬰兒，為什麼我要認為這個嬰兒就是我呢？他長得跟我一點都不像，我想他應該是我嫂嫂的孩子吧？這孩子才剛出生幾週，就被抱著到處展示給我們看，看他小小的手、大大的眼睛，簡直就是個奇蹟。可憐的孩子！

想起我的嬰兒時期，真的！為什麼我沒有這樣的能力去警告你們，為了你們的健康和智力發展，即使當你們還在襁褓時，也不要忘記每件事情，這有多麼重要啊！我在想，你們要到什麼時候才會知道，每個人都應該有能力回想生命中發生的每件事情，即使是你寧願忘記的往事？在此同時，可憐無知的你們，還不斷地探索自己小小的身體，尋求一點歡娛，只不過你們所發現的這些激烈的感官刺激，最終都會為你們帶來疾病與痛苦。沒有人希望有這些

災厄疾病，但是卻無法避免。那該怎麼辦呢？我們不可能隨時隨地都關照著你們的搖籃，奇怪的元素組成了小孩，而神祕的力量就在孩子的體內運作。每一寸流逝的時光，都成為試煉的一部份。

並不是所有的時刻都是如此純淨，有這麼明確的機會。那時候，你們身上流著的血液，跟我熟悉的人一樣。或許過去的時光可能是純淨無瑕，但是捏塑你成形的長久歲月卻並非如此。從夢中預見的影像到現在，我已經走了很長一段路，明天我還是再試一次。

注釋

❶譯注：得里雅斯特（Trieste）是義大利東北部的港市。

2. 最後一支菸

我跟醫師談到自己是個老菸槍的這個缺點時，他叫我追溯這個習慣的起源，還說精神分析就從這裡著手。

「寫下來！」他說：「然後你會發現，要不了多久，你就會更清楚地認識自己。」

要我寫抽菸的事，此時此地，坐在桌子旁邊就可以動筆，根本不需要坐到扶手椅上沈思做白日夢；只不過我不知道該從哪裡開始寫起。我必須藉助過去抽過的每支菸——就跟現在我手上夾的這支菸一模一樣——才能下筆。

這時候我突然發現，我幾乎忘了當初自己抽的第一支菸，現在市面上已經買不到了！那種香菸最早是於一八七〇年在奧地利生產，裝在個小紙盒裡，菸盒封面還印著一隻雙頭鷹。等一等！我突然想起來了！有好幾個人開始圍著個菸盒子，我還認得他們的面貌，甚至還依稀叫得出他們的名字。但是這突如其來的記憶到此為止，再也沒有進展，我得更仔細地回想探索，於是我也坐到扶手椅上，看看有什麼幫助，結果沒有，這些人的面貌逐漸模糊，變成醜

陋、戲謔的漫畫人物。

我頹然地回到桌子旁邊。

其中一人是吉歐思普，他是個年紀跟我差不多的年輕人，聲音沙啞。另一個是小我一歲的弟弟，幾年前死了。吉歐思普的爸爸大概給了他很多錢，所以他才能買菸請我們抽。不過我很肯定，他給我弟弟的菸一定比較多，而我只是應酬式地試了一下，然後私藏了幾支菸。我就是從這時候開始偷錢。每到夏天，我爸爸都習慣在客廳就脫掉背心，掛在椅子上，而在背心的口袋裡，總是可以找到些許零錢，於是我就拿了一些銅板，去買那些珍貴的菸盒子，然後一支接著一支地，把盒子裡的十支香菸全部抽完，以免露出馬腳，被老爸發現我身上竟然帶著這種東西。

這件事其實一直都蟄伏在我的記憶中，幾乎是唾手可得，但是卻始終都沒有浮現腦海，因為我到現在才發覺這件事有多重要。於是我追溯這個壞習慣的起源，（天知道）也許能就此戒菸了！我點上最後一支香菸，只是試試看，或許會因為厭惡而把菸丟掉也說不定。

此刻我又想起來，有一天爸爸突然出現，嚇了我一跳，當時我手上正好拎著他的背心，只好厚著臉皮——現在的我可能不會如此厚顏——跟他說，我突然覺得很好奇，想要數一數背心上有幾顆鈕扣。即使在過了這麼久之後，回想起這件事，還是忍不住讓人害怕（或許這種厭惡感對我的心理治療來說非常重要）。爸爸見我突然對數學和裁縫感興趣，只是一笑置之，但是他並未注意到我的手指頭已經伸進了背心的口袋。或許是我的信譽向來不錯吧，爸

爸對我的笑容還是一樣純真，完全沒有任何猜疑。但是我知道自己犯了錯，這就足以讓我不再偷竊，至少在這件事情之後，我就再也沒有偷過任何東西，只不過自己一直沒有查覺這其中的關聯。爸爸抽菸時，習慣把抽了一半的維吉尼亞雪茄放在桌子或五斗櫃的邊緣，我猜那大概是他想戒菸的方式吧，因爲我相信老僕人卡蒂娜總是會把那些半截雪茄全部清掉。於是開始偷偷地抽那剩下的半截雪茄。偷藏雪茄的行爲，讓我忍不住全身打顫，因爲我知道這樣下去會生病，而且病得不輕。但是我還是抽起了那半截雪茄，直到額頭直冒冷汗爲止，心裡也覺得難過得不得了。沒有人可以說，像我這樣的小孩子缺乏決心。

至於爸爸是如何幫我戒掉這個壞習慣，我也記得一清二楚。有一年夏天，我參加學校遠足後回家，又累又熱，媽媽幫我換上寬鬆的袍子，讓我在沙發上躺下來小寐一會兒，而她則坐在沙發上縫衣服。我幾乎要睡著了，但是眼裡還是充滿了揮之不去的陽光，那種甜美的感覺——就是在那個年紀，能在筋疲力竭之後好好躺下來休息的感覺——到現在都還栩栩如生，我彷彿還躺在慈愛的媽媽身旁，一切都是如此地真實。

我還記得那個通風空曠的大房間，以前一直是我們小孩子玩耍的地方，後來因爲空間越來越珍貴，於是把大房間一分爲二。在我的記憶中，這一幕裡沒有弟弟出現，這也很奇怪，因爲他一定也去遠足了，所以他一定跟我一起休息，或許他是睡在長沙發的另一頭囉？我試著在記憶中描繪出那個地方，不過另一頭似乎是空的。我只看到自己很高興地躺在沙發上，跟媽媽在一起，後來爸爸也進來了，那時候他說的話，到現在都還在我耳邊迴響。他顯然沒

有發現我也在房間裡，因為他一進來就大喊：

「瑪莉亞！」

媽媽輕輕地噓了一聲，指一指我，她以為我睡熟了，但是事實上我還清醒得很，只不過還在睡海中載浮載沈。我很高興爸爸對我如此體貼，於是繼續假寐。

爸爸放低了嗓子抱怨：

「我眞的快要瘋了！我確實記得在半個小時之前，把抽了一半的雪茄放在五斗櫃上，但是現在怎麼找也找不到！我一定是生病了！什麼事都記不得！」

媽媽怕吵醒我，強忍住笑意，也壓低了嗓子說：

「但是吃過午飯後，就沒有人進這個房間啦！」

爸爸喃喃道：

「我知道，所以我才覺得自己是不是快發瘋了！」

他轉身走出房間。

我微微睜開眼睛，偷偷看著媽媽。她又開始縫衣服，臉上還掛著微笑。如果她相信爸爸是眞的要發瘋了，一定不會這樣取笑他的恐懼。她的笑容讓我留下深刻的印象，所以在過了很多年之後，當我在妻子的嘴角發現這樣一抹笑容時，立刻聯想起當年媽媽的笑容。

後來，缺錢已經不再是我滿足菸癮的障礙，光是禁菸的規定就足以引起我的菸癮。

於是我一直抽菸，藏身在各種神祕的地方偷偷地抽。我特別記得，我曾在一個陰暗的地